

# 价值与路径:大学生群体传统经典阅读推广

■ 司新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大学教育肩负着传统经典阅读推广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所谓经典,是指具有永恒性、超越性、权威性和典范性的作品,其蕴含着宇宙、自然、生命的普遍规律,体现着人类共同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大学生令人堪忧的阅读现状需要传统经典阅读推广的介入,推广传统经典阅读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群体的人文素养,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这也正是大学生群体传统经典推广的价值所在。大学生群体传统经典阅读推广的路径有三:通过通识教育课使传统经典阅读融入大学人文教育;通过大学图书馆让传统经典适应微时代下的阅读方式;通过大学社团活动让传统经典阅读绽放于多个平台。

**【关键词】**大学生 传统经典 阅读推广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0.04.013

20世纪90年代重新活跃于民间的国学,近几年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被吸收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坚定文化自信”的国家意志主话语场,全社会正在兴起一股新的学习、宣传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化、大众化、数字化的迅猛发展,传统阅读习惯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国民阅读生态出现了一些让人堪忧的困境,同样的困境也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中。传统经典阅读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内生动力,是让人安身立命、坚定文化自信力的重要渠道,新时代需要传统经典阅读这一具有文化导向意义的生活方式重回大众视野、重回大学校园。

## 一、何为经典

经典通常被认为是一些古今中外原创性著作,因此有人会把某本书冠之为经典,其实经典包括学科经典和非学科经典两个方面,传统经典阅读中的“经典”指的是后者。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经典一词的理解有所不同。精英文化观念中经典具有永恒性特质,与当下现实变化保持一定距离,却又能通过传承力量发挥其强大作用,南帆认为“晋升为不朽的经典多半是雅文学的追求,传诸后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经典可以跨越数百年甚至数千年,这不仅意

收稿日期:2020-06-09

作者简介:司新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文化传播与阅读推广、大学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重点项目“全国文化中心视域下北京民间阅读组织研究”(课题编号:SZ201910038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受北京教委科研计划资助。

味着历代读者人数的相加,同时还表明雅文学的某种特殊品质:超越一时之需而相传久远,从而天长地久地重塑人心,重塑社会。”<sup>[1]</sup>大众文化观念中经典“却是在与当下大众的互动中形成的,传播性、流行性、互动性与可接受性,或许才是现代受众对经典性作品的直观理解”<sup>[2]</sup>。无独有偶,这种对比与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在著作《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中所提出的“恒态经典”(static canon)和“动态经典(dynamic canon)”确有相似之处。斯蒂文·托托西认为“恒态经典”是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具有永恒价值和超越意义的经典形态,也就是神圣化文本或大学教育中的高雅文学;而“动态经典”是一种相对的、历时性的经典形态。我们所讨论的经典指的是精英文化观念中的经典,更接近于斯蒂文·托托西所说的“恒态经典”。

“经典”这个概念来自于拉丁文(classicus,意思是“第一流的”),指的是“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sup>[3]</sup>。这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伽达默尔说“‘古典型’这词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点,即一部作品继续存在的直接表达力基本上是无界限的。”<sup>[4]</sup>这种解释是认为经典是在不断被阐释中获得生命,即一个被确认的过程,这是从关系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据此,黄曼君认为“经典的本体特征呈现于经典文本与独特阐释的结合中。对经典的独特的读解系统与阐释空间,是它得以持续延传、反复出现、变异衍生,真正成为经典的必由之路。”<sup>[5]</sup>《现代汉语词典》对“经典”有三个解释:一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二是“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三是指“著作具有权威性的”。据此,岳崇认为“经典就是世代相传的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的著作”<sup>[6]</sup>。《辞源》对“经典”的解释是“旧指作为典范的经书”。“‘经’是指经书,‘典’是指典籍,指那种经得起历史上反复被人引用被人阐发的文化资源。所谓的‘经典’是指文化传统中最根本的意象。比如,西方的文学经典是古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是《圣经》。”<sup>[7]</sup>总之,经典意味着权威和一流,意味着神圣的典范,具有永恒性和超越性两大特征,是能够传诸于后世的不朽之作,比如中国的四书五经。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认为“经典能赋予我们未来的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为这些经验提供模式,提供处理这些经验的手段,比较的措辞,把这些经验加以归类的方法,价值的衡量标准,美的范式。”<sup>[8]</sup>王余光认为经典有三个特点“首先,在内容上具有普适性,讨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其次,要有思想性与影响力,在阅读中能够激励人们积极地生活,弘扬民族优秀的文化;第三,具有历史性,就是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sup>[9]</sup>可见,经典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总之,所谓经典,就是指具有永恒性、超越性、权威性和典范性的作品,蕴含着宇宙、自然、生命的普遍规律,体现着人类共同的精神和价值追求。任何一个民族的经典,都是其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随着阐释与被阐释的过程,经典对后世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和深刻的教育意义。具体来讲,对于经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第一,经典是具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性内涵的原创性文本,揭示出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性问题,具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形成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其持久的震撼力和教育力量是通过持续不断的被阐释来完成的。第二,经典具有超越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既具有本身的特质,又蕴含了文化、人性的内涵,与其所历经的时代对话,产生共鸣。第三,经典一定是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思想的代表和象征符号,就像莎士比亚与英国,普希金与俄国,孔子与中国,他们的作品远远超出个人的价值和意义,而具有民族的价值和意义。

经典其中包括传统经典,如何理解传统经典?“传统经典”这个词组的核心词是“经典”,上文已对经典这个概念作了阐释。“传统”是指世代相传、从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道德、文化、制度、艺术、风俗以及行为方式等。人类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与智慧,通过古人的记载,经过历史的淘汰之后,形成的传统不论古今中外,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对国家、民族、个人都颇

为重要。综上所述,传统经典就是世代相传、从历史延传下来的具有丰厚文化积淀和人性内涵的原创性文本,具有超越性、永恒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点,是人类文明、民族精神最具代表性的体现,中华传统经典是中华经典中最具精华的部分,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精神。

## 二、大学生群体传统经典阅读推广的价值

传统经典阅读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可以沿其攀爬到足够高的精神高度,站在人类文明之中,充分吸收人类思想的精华,照亮心灵。梁启超写过两篇文章《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治国学杂话》,在其附言中他曾表达了有必要读一些中国传统经典的观点。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一书序言中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总之,传统经典阅读是当下的文化需求,也是社会的需求,更是个体的需求。传统经典阅读能够培养完整的人格、净化心灵、修养品行,因此大学生群体传统经典阅读推广颇有价值和意义。

### (一) 大学生群体传统经典阅读的现状

全世界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是犹太民族。相比犹太民族、欧美国家,我国阅读情况较为堪忧。2010年3月7日《中国文化报》载: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发布的全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公民图书阅读率已连续6年走低。2014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媒体报道,我国人均年购买图书4.3本,低于世界人均购买水平。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阅读量只有7.86本,其中纸质图书阅读量仅4.65本,这个数据只比2015年多0.07本,比2014年多0.09本<sup>[10]</sup>。而大学生的阅读现状,尤其传统经典阅读状况更是不容乐观。据有关数据调查,大学生每天自由支配的课余时间有3-5小时<sup>[11]</sup>,由于处于一个被网络包围的时代,读图、读碎片、读畅销成为大学生阅读的普遍现象。税强、吕振丽、栾淳钰等人对重庆10所高校1000名大学生经典阅读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对经典进行深入阅读的只占26.5%<sup>[12]</sup>。《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平凡的世界》《藏地密码》《盗墓笔记》以及武侠小说等文学类通俗作品居于借阅排行榜前列<sup>[13]</sup>。可见,大学生进行深阅读尤其传统经典阅读相对较少。传统经典阅读是文本、媒介和读者三者融合的过程行为,这个过程需要经过阅读动机产生、阅读行为的开始及进行,文本才能与读者相融合,在融合过程中文本价值得以阐释,读者的思想得以提升。大学生阅读传统经典较少的原因有三:一是传统经典文本存在阅读障碍。传统经典文本多用文言文或文白夹杂,存在语言的障碍;其思想意义博大精深,理解上也存有阻碍。二是新媒体时代下阅读媒介改变。传统经典阅读方式通常是深入的纸本阅读,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阅读、数字阅读等则是碎片化的浅阅读。阅读媒介的改变导致了阅读方式的变化,新媒体时代下无序、破碎、非连续性的阅读方式引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图书数字化的力量让读者“无视文本的次序、长度和可靠程度,随意从中摘取文字和信息”<sup>[14]</sup>。三是阅读情趣存在障碍。阅读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读什么和怎么读由读者决定,具有私人特征。作为年轻热情活泼的大学生而言,面对传统经典,是热情拥抱还是躲避逃离,这与其阅读情趣密切相关。无论生活阅历还是知识储备,大学生都显其单纯幼稚,因此对厚重的传统经典往往表现较为疏离。综上所述,大学生群体传统经典阅读推广确有必要。

### (二) 传统经典阅读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群体的人文素养

所谓“人文素养”指的是人文科学的研究能力、知识水平和人文科学体现出来的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人的内在品质。传统经典阅读,不仅让大学生获取知识、传承文化,也是一条追寻自我完善、提高人文素养的最好途径。美国《纽约》杂志的电影评论家、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卫·丹比48岁时重回母校学习“文学人文”与“当代文明”两门课,重读西方经

典,其原因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严肃的阅读或许是一种结束媒体生活对我的同化的办法,一种找回我的世界的办法”。

传统经典阅读是一种倾向于纸本阅读、接受和思考并存的独立阅读行为,有利于提升人文素养。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赫钦斯在著作《高等教育在美国》中提出了其最著名的主张:对西方人而言,对“共同人性”以及“本族群的属性”的永恒性研究,其精华首先体现在西方文明自古以来 的历代经典著作中。同样,中华传统经典是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蕴藏着古代圣贤思想的精华,是千百年来圣贤们生活经验和生命智慧的总结和提升,它解决的是人类生活和生命中最普遍、最根本的问题。读中华传统经典,能够滋养读者的心灵,提高人们的素养。传统经典阅读能够从更深厚和更高远的层面完善人文素养,因此,大学生群体传统经典阅读推广是一种源于根本、专注根本、为着根本的教育活动。传统经典阅读是一个伴随着深度思考和价值启迪的过程,而深度思考又是一个不断逼近事物本质的过程,因此传统经典阅读过程是一个启迪心灵、提高人文素养的过程。大学生从传统经典能够读人生、读社会、读智慧,传统经典可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选择恰当的生活方式,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各方面达到和谐发展。综上所述,可见传统经典阅读推广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群体的人文素养。

### (三) 传统经典阅读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群体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蕴含着我们这个民族对于自己文化理想的持守,对于自己文化价值的认可,对于推进自己文化创新的执着。”<sup>[15]</sup>

怎样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只有对传统文化认同,才能产生文化自信,才能传承传统文化。刘梦溪说“经典阅读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必要途径。”<sup>[16]</sup>传统经典承载着人们的共识,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社会和人类发展的纽带,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特殊品质会使人们通过经典阅读增强文化认同感,提高文化自信度,生成自己的精神维度,提升自己的精神状态,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岳崇说“一个民族如果不尊重自己的经典,就是不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不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个民族就是没有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的……一个民族如果都能坚持阅读经典、尤其是民族经典,这个民族必然有强烈的民族尊严和文化自信。”<sup>[17]</sup>岳崇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传统经典、文化与文化自信三者之间关系的紧密性,显然,传统经典中孕育着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深厚的传统文化,通过阅读传统经典,能够学习认同传统文化,进而产生文化自信。总之,阅读传统经典有利于大学生深刻理解本民族的文化,对传统文化产生认同感,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增加文化自信,培养承担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

## 三、大学生群体传统经典阅读推广的路径

在大学生群体中推广传统经典阅读的主体是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大学图书馆和大学社团,推广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通识教育课堂:使传统经典阅读融入大学人文教育

大学通识教育的根本在于用通识培育通人,即培养完整的人。美国教育学家艾伦·布鲁姆说“通识教育应该让学生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永恒而又重大的问题,去阅读‘经典名著’,热爱真理,追求高尚的生活。”<sup>[18]</sup>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要让大学生在进入专业研究以前,不分系科专业全都应该首先研究“西方经典”或所谓“伟大著作”<sup>[19]</sup>。被公认为大学本科通识教育典范的芝加哥大学,本科前两年进行通识教育课程学习,后两年向专业方

面分流。在我国长期以来大学形成了只注重专业教育而缺乏通识教育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实行专业教育,这种过早过细的专业划分限制了大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但近几年已经开始转向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发展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北大、清华、复旦、武大等高校都明确提出了本科教育要走向“淡化专业,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专业发展”的转型目标<sup>[20]</sup>。

其实,通识教育源于古希腊雅典的自由教育,又称人文教育或通才教育,是指大学生应接受的有关基本知识、基本理念、基本技能和基本素养的非专业性教育<sup>[21]</sup>。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通识教育经典阅读课程的第一个尝试者,其通识教育由“当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和“文学人文”(literature humanities)两门课组成,教学内容都以经典阅读为基础,前者提供了一个欧洲文学名著的标准选目,后者提供了一个哲学和社会理论名著选目<sup>[22]</sup>。中国有不少大学已经将通识教育课与经典阅读挂钩,比如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名著导读”课,武汉大学创立“国学试验班”“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复旦大学把文史经典与文化遗产纳入核心课程体系,中山大学创立引导学生研读经典的博雅学院。如何利用通识教育课堂来推广传统经典阅读?首先,学校要完善有关传统经典阅读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要从内容到形式规范通识教育课程,整合全校师资力量,在本科生低年级开设传统经典阅读通识教育课。设置以传统经典阅读为主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确定传统经典阅读文本的选择,推荐书目,编制传统经典阅读教材。其次,教师要注重传统经典阅读通识教育课堂的教学模式。为使学生更好地学习接纳传统经典文本,一是采用恰当的授课模式。教师布置学生课下提前阅读作品,课上学生先分组讨论,畅谈阅读体会,后由教师讲解答疑,既能使学生体验纸本深阅读的过程,又能解决学生阅读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二是运用影视教学法。为激发学生学习经典的兴趣,可以设置从电影到经典文本的教学模块,播放经典影视片段,对比影视和文本,寻找其联系,对比其差异,调动学生从影视屏幕走进传统经典文本的兴趣。再次,要建立与传统经典阅读人文精神相契合的灵活评价体系。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主讲的通识教育“四书”课程,考核由课堂表现、背诵成绩、参与讨论、期末考试几个部分综合构成,这种区别于专业课“一张考卷”的考核方式值得借鉴,其考核目的是最大程度引导学生走进传统经典阅读。

## (二) 大学图书馆:让传统经典适应微时代下的阅读方式

所谓“微时代”是指“以信息数字技术为基础,是采用数字通信技术,运用音频、视频、文字、图像等多种方式,通过新型的、移动便捷的显示终端,进行以实时、互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传播活动的新的传播时代”<sup>[23]</sup>。微时代背景下,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每天接触新兴媒介时长均有不同程度上升,手机阅读时长明显增加,微信阅读人均每天时长为22.63分钟<sup>[24]</sup>。大学生是互联网的高使用人群,看手机、刷微信成为大学生微时代下阅读状况的生动写照。面对如此现状,作为大学生传统经典阅读推广的主体之一,大学图书馆除在图书馆醒目的地方用各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摆放传统经典图书外,更重要的是要让传统经典适应微时代下的阅读方式。

不同于纸媒的理性与思考,传播媒介的新媒体具有感性和审美的特点,给予读者的方式是呈现。大学图书馆针对这一特点,需要对传统经典进行微化处理:首先,利用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定时定量推出传统经典,设计编排传统经典文本的呈现方式,以此规避传统经典纸本阅读艰涩冗长单调沉闷带来的压迫感,从而使传统经典阅读有所推广。其次,根据传统经典不同特点,利用数字媒介,采用靶向推广。以古典名著《红楼梦》为例,可以从“诗词”“美食”“服饰”“养生”等方面选择主题,进行靶向推广,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其从线上微阅读到线下纸本阅读。再比如,武汉大学图书馆设计的经典名著闯关在线游戏“拯救小布之消失的经典”,是利用新媒体

进行经典阅读推广的成功案例。再次,利用校园网搭建交流平台,开辟“传统经典书目推荐”“传统经典阅读论坛”,建立传统经典阅读微信交流群等,增强大学生对传统经典的亲近感,从而走进传统经典文本。最后,大学图书馆可以设立传统经典阅览室,方便大学生从线上虚拟的交流到线下的现实分享。

### (三) 大学社团活动: 让传统经典阅读绽放于多个平台

大学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群体,有精力有能力在课余时间组织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大学校园的各种社团组织就是活动的载体。传统经典阅读可以借助于这些社团组织使其得以推广。比如:可以成立传统经典阅读小组,组织校园读书沙龙,定期邀请社会上知名作家、诗人、文学家到校举办讲座或座谈会,对传统经典进行讲解并与大学生展开讨论;也可以进行传统经典知识竞赛、开展吟诵古典诗词活动以及举行传统经典的演讲比赛、影评写作等活动,以激发大学生对传统经典的学习兴趣;还可以组织“经典再现”“影视鉴赏”活动,以帮助大学生更好理解传统经典。总之,通过大学社团的多种活动,有利于引发大学生对传统经典多层面的思考,有利于有效激发大学生阅读传统经典的兴趣,从而促进大学生群体传统经典阅读推广。

## [ 参 考 文 献 ]

- [1]南帆《网络文学: 庞然大物的挑战》,载《东南学术》2014年第6期。
- [2]林俊敏《“经典边界”的移动——论网络文学的主流化和经典化》,载《暨南学报》2019年第5期。
- [3]普罗霍罗夫《苏联百科全书》,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5页。
- [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72页。
- [5]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 [6][17]岳崇《多读些经典》,载《人民政协报》2014年7月17日。
- [7]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 [8]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 [9]王姗姗 王余光《传统经典阅读的当今意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6期。
- [10]《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公布: 人均读书近8本》,http://news. Cnr. cn /native/gd/20170419/t20170419\_523714239. shtml
- [11]何思航《大学生课余时间安排的调查报告》,载《现代职业教育》2017年第1期。
- [12]税强《大学生阅读思想文化经典现状探析》,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 [13]王新才 谢鑫《阅读行为视角下高校图书馆实施阅读学分制的动力研究》,载《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年第1期。
- [14]Szpiech R.: 《中世纪手稿告诉你 谷歌如何摧毁阅读》,http://www. guancha. cn/Ryan - Szpiech/2014\_11\_04\_282773. Shtml
- [15]韩丹 曹鹏举等《新媒体语境下国学经典教育的使命及推进研究》,载《新闻研究导刊》2019年第10期。
- [16]刘梦溪《回归经典: 国学与经典阅读》,载《出版参考》( 新阅读) 2010年第6期。
- [17]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缪青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 [18][20]甘阳《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第3期。
- [19]冯倩倩 曹宇等《从通选课到通识教育核心课——北京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的建设与发展》,载《北京教育》( 高教) , 2016年第4期。
- [20]李雅《论经典阅读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作用》,载《高校图书馆工作》2012年第2期。
- [21]林群《理性面对传播的“微时代”》,载《青年记者》2010年第2期。
- [22]《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在京发布》,http://cips. chuban. cc / yjsdt/201604/t20160419\_173544. html

(责任编辑: 汤杏林)